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六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行狀誌銘誄辭

質齋王公行狀



萬曆丙子九月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
卒於家既踰歲其子永州守衰經過海上再拜
以狀請曰惟是先君子之潛德將圖不朽計於
太史公能悉先君子莫如子且夙昔遺命也不
佞辱與守君同年同官於公爲通家子其何能

辭公姓王氏諱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世爲嘉善人自始祖五傳生焄焄生賢賢生瑜娶於吳生丈夫子二長用次卽公也生有異資甫髫俊聲隱隱起秀水徐西疇翁無子有愛女欲爲擇佳壻一見奇之聘爲館甥徐去家可數里公外德舅氏而內傷違父母每晨夕東望未嘗不涕泗也同館甥某富少年常使氣凌公公不之較惟銳氣讀書雖宴爾之初恒至丙夜前此補秀水邑諸生試輒哀然居首每一文出同業者傳寫

殆遍人咸賀徐翁能得壻公亦自謂青紫可俯拾也竟偃蹇不售至辛酉公已八戰而北矣猶與守君同事棘闈守君是歲舉于鄉壬戌聯第始歎曰我平生辛苦不發於身乃發於兒造物厚我也然有司加以冠服猶次且曰丈夫竟以是畢志哉癸亥守君以兵部主事奉使還迎公及徐太安人入都公雖志在遠大而性樂蕭散見九陌塵土紛擾雅有故山之思屬徐安人卒於邸舍遂馳而先歸經紀喪事比兩月而守君

王介園存稿卷之十一
扶櫬至則鬱然丘矣戊辰守君服闋請公偕北
辭曰休矣無爲乃公溷也遂避居於鴈湖之西
莊莊蓋書生時所築屋宇不加壯而手植之木
且喬矣顏其楣曰拱極志猷猷不忘君也益種
魚蒔竹抱甕灌畦風日晴媚邀伯兄泊里中十
老爲真率會月一舉酒間與三四能詩者賡和
更號鴈湖釣叟足不履有司庭亦絕口不及時
事已已守君晉職方郎時鉅寇曾一本流患閩
廣 穆皇帝命劉司馬討之而守君以材推爲

叅贊兵事便道省公時公春秋高又獨居意猶
豫公正色曰男子生而有四方志吾夙昔所望
於爾者何如且旣膺 簡命吾不得而有子子
不得而有身彼枕戈擊楫者獨何人歟而以兒
女子態視我我不願也爲詩五篇書數百言納
之行李而促其行大都忠國安民御將料敵之
策守君佩服就道不半載渠魁授首餘黨林道
乾等悉降閩廣平君子謂是役也公與有力焉
先是 穆皇帝臨御推恩臣工自一命以上咸

得覃及所生而守君時以丁太安人憂不獲與
後科臣建言推廣及守制諸臣而守君復遠在
額表不佞時爲同舍郎代之移牒銓司適守君
歸自行間陳情得封爲武庫司主事蓋異數也
學士大夫競爲詩歌以賀海內作者幾遍焉公
旣被章服愈自韜晦守令以羔鴈及門請爲鄉
飲祭酒辭不獲一出應之後不復往謝曰是國
家盛典所以養老勸賢而教俗也曩爲諸生見
歎於學宮者恒恥其不稱今何敢數干之辛未

公春秋六十有九矣守君亟置歸養凡三具疏
草以告公公不許會互市議起守君掌武選以
持論忤當道外補得永郡永去浙數千里而遠
意不欲行公怒曰爾向未親民今得剖符專一
方正行志之秋而欲竊金紫爲悠游計矣勉之
無令爲柳生所嘲耳守君勗二子侍公而勉之
永然公齒漸高時時念守君輒書空竊歎若有
所失癸酉大計守君覲事畢遂不白公以獨子
無兄弟陳乞闕下得予告侍養馳歸而公意

初不憚守君跽進曰古人不以一日養易三公
兒念大人方寸亂不獲能治民稱職是重負大
人教也公領之徐曰爾念我我尚健飯也蓋守
君歸而奉公煙霞泉石日盤桓以游公濟勝猶
不減少年與客譚故舊賦詩夜分忘倦稍暇則
憶所誦古詩詞爲書一過守君以勞神爲勸曰
樂此不爲疲也不佞前歲登公之堂公治觴引
滿抵掌譚論意氣甚壯別後時時訊問不絕不
佞望公顏色知其安守君孝養也固以百歲期
之乃竟嬰眩疾不一言而卒守君暨諸孫咸以
不獲侍湯藥奉訣言爲恨不佞以公之終也類
無疾解脫者殆生平盛德之報乎公洞達坦夷
不設城府而好面折人過人亦不之怒體似癯
不勝衣而臨大義則英氣奮發萬夫不可奪矣
愛伯兄白首無間父沒廢箸毋欲析產以殺公
辭曰產甚薄復割之無益於兒而徒損於兒是
兩傷也守君旣第或勸以乘時斥產爲後人計
笑曰書生得此足矣龐公我師也居常食不二

簋衣不紈綺故能成守君之廉至於扶掖善類
後進無所不至而皆出于惻怛至誠鄉里有忿
爭而欲訟者急召三老諭止之曰若寧不自惜
而欲爲胥隸餌耶鎮有巡檢司舊以市民充役
市民爭走匿公曰不食其食而驅其執役民誰
應之告於當道悉得脫藉傷及他鎮咸以例免
塘岍歲久傾圯行道往往墊溺至於寒夜或有
致死者公首捐帑貲倡率同志不日遂成坦途
永永利賴焉中表女金氏寡且瞽遺產爲暴宗
所攘爲白之有司得復舊業非其志雖千金不
一染指爲居間片言也蓋公義利之介甚嚴孝
悌之性天植趨善如就飲食避惡如脫水火處
約不能囿居貴不能移真可稱宇宙完人其所
居常揭二聯云敝廬庇風雨無求則居之自安
薄田供饘粥知足乃用之不盡聞兒做官得美
名每日焚香一炷見人加我以橫逆仰天大笑
三聲其胸次槩可見矣晚更好佛理晨起正衣
冠謁家廟畢必朗誦金剛法華諸經曰非以徼

福欲借以提醒此念免淪苦海耳識者謂公雖以子貴不獲一自申其慷慨跌宕之氣故託意於此曾再厄於水而不至困頓未必無冥祐云公生於壬戌年七月十八日得壽七十有五元配徐氏贈安人有割股孝別具史氏誌子一卽永州君俸前任兵部武庫武選二司郎中與不佞同署娶顧北坡女女二長適高東軒子任次適沈葵陽子仕孫二長廷謨娶學博浦緩齋孫女次廷諫娶仲龍溪女俱國學生孫女三長適陝西副憲沈霓川子庶吉士自邠次許陝西太僕卿吳江吳仰峯幼子承次許崑山太學生魏希正幼子曾孫二長光勝聘陝西寧夏衛經歷沈慎餘女次光寵尚幼所著有書經臆說詩若干卷藏于家守君將以今萬曆丁丑年十月某日奉公柩合葬于西龍口之新阡卽安人先葬地公手治也不佞敬爲述公之大節如右以俟大君子採擇至其隱德細行自少迨老終始如一日非更僕所能悉亦非不佞所能盡

述也謹狀

玉峯李君墓誌銘

玉峯李君既卒五年余過清源吊其廬爲之歎
歎者久之其子諸生寅向予泣曰先人交游徧
海內沒而訪其廬者無幾人今墓有宿草塚石
未銘非公奚屬時余以使事南邁未遑也又明
年李生從弟宣持所爲狀至京師申請余稔知
李君高誼卽李生不以銘屬余猶樂道之矧復
走狀千里烏可辭按狀李君諱天祥字時和別

號玉峯世爲歙人大父某父某皆有隱德兄弟
六人君其少子也歙俗務治生巨家世族皆挾
貲游湖海間以爲常李故高貲君年未十五從
其兄碧峯君商清源因家焉少勤飭警敏甫弱
冠卽致饒裕君廣交樂施恥齷齪爲賈人態清
源當南北輻輳其所往來盡儒紳翰墨士始余
甲辰計偕北上會諸友皆言李玉峯者余故得
造君君所居有樓三楹日設席爲歛凡慕君而
來者踵相接也至有所貿易及買舟僦車咸以

煩君君走家僮幹理悉如其意迨諸友落第南
還君遇之一如北上時君嘗與余言每大比歲
費至數百金其所交游旣廣咸藉記名氏成巨
帙間取以扣君君類能譚言如覩余自丁未別
君東歸踰伏海上十餘載歲壬戌復偕姪輩上
春官值期迫策蹇且病將訪君求息焉及抵清
源君倚戶上望見余笑曰暘谷君十餘年不見
今何來非復少年時矣復觴余樓上道舊故余
病臥數日不能食君徬徨相慰勞時有部使者

爲余故人訪余臥所驚訊曰茲非李玉峯家耶
余退而問君某公亦君交游中客何不一見君
曰凡我所交游者皆未仕時有以役我也若旣
仕而余先求謁固今昔殊遇又能必無逆我者
乎余寔羞爲也曩有某公某爲東郡守數遣使
招余余謝不往又治民持重賂求援余竟不爲
通一字君試閱我藉記中諸公紆青拖紫者何
限今過我者何人何人耶余聞君言嘉君敬服
君茲言尚在耳也夫逐附通顯雖素昧生平者

尚欲借交以通而君所交游遍天下未仕則厚
遇之當仕則深避之雖古好脩君子奚讓焉君
奉其父極孝每數千里致方物侍諸兄友愛特
至曾破貲計脫姪罪里中有所爭忿咸就君平
君一言卽俛首聽服往余行清源市上市上人
靡不稱李玉峯李玉峯云余以是益徵其行誼
狀所稱還遺金賑乏周急皆人所難在君固細
瑣事余不暇詳述特著余所知者如此君配孫
氏生男子二人長寅廩庠生娶楊氏次宣聘吳

氏女子二人俱適士族君生於正德庚午十二
月初九日卒於嘉靖癸亥十二月 日詎其

享年僅五十有四以甲子春葬於城南丘家屯
旣葬之七年爲隆慶己巳而余志其墓銘曰
維歛之產維衛之居迹混於商其行則儒不雄
其貲惟義之儲座有高客門無駟車窮則藉我
達則奚須矯矯公門羞爲曳裾翩翩令子文藻
燁如桃李秋實食報匪徐後有觀者我銘其墟
大理寺寺副趙公墓誌銘

大理寺副疊巖趙公以嘉靖丙寅卒於家明年
余歸自京師其孫徽制持其媼人方子正所爲
狀謁余泣而言曰先大父幸受知門下至屬續
之辰囑曰銘我者必賜谷君是以敢請余世講
也宜銘公矧其有公之命按宋南渡宗室多徙
溫公之始遷祖士鏞則太宗第四子商恭靖王
元份之後三傳曰汝迈登嘉定庚辰進士官柳
州守寄居樂清公其九世孫也曾祖諱同都祖
諱英魁考東湖先生諱寧多大節善詞章爲時

名儒以公貴贈中書舍人妣陳氏鄉進士裴之
女贈孺人公諱性魯字師曾疊巖其別號也少
穎異有志槩尋以家難窘迫業舉不遂廼往安
固從任太常道遜學大書遂盡得其妙及聞永
嘉墨池趙氏富名賢翰劄輒來就正研究始獲
與少師羅山張公暨余先君少叅公仲父司成
公相友善於未第時自是玄討旁搜書法益進
正德間五清劉公瑞督學浙中文望出海內少
所許可惟雅重公由是松臬許公朴溪潘公皆

以昭代鉅卿友公於翰墨之外蓋公之志節夙成器度間雅一見知異非獨可以書藝一途目之也嘉靖己丑游京師以選入史館預修大明會典辛卯命書書無逸詩函風於西內稱旨授鴻臚寺序班辦事制敕房丙申九廟成陞中書舍人乙巳陞大理寺評事庚戌轉右寺副時世皇方銳意文學稽古定制諸所題揭必以屬公嘗在內庭據几揮毫上適潛至其後公忽顧驚愕匍伏几下上輒加諭慰內直

二十餘年勞賜鏹幣無算丁內艱蒙特旨起用其受知當宁寵眷優渥誠翰臣中所希睹者公書法壯歲妍妙飛動自成一家晚益清勁適逸自中規度與我朝詹姜二公蓋先後並驅云至甲寅年且七十戚戚思引去爲疏力請于朝上念其勤且老知不可留徑從中批允復賜金幣歸老于東甌公澹然家居十有三年日惟杜門操翰對景賦詩屏迹郡邑然當朝鉅公慕其翰墨者率遣使齎幣就其家丐書焉公之

乞歸也雖以年及亦坐得罪時相嚴公故事內閣凡有差遣類用中書嚴欲用其門下儒士公引例爭見忤遂求去嗟乎當嚴秉鈞士大夫畏其勢焰惴惴焉不敢少忤犯公所爭雖非國家大體然亦以窺公之不阿終用是去其眎世之卑抑苟容老死而不知止者何如也公孝友直諒出於天性與人交久而不衰殉闕墳籍上下古今發爲詞藻論議清緻超絕特以書翰供事近密遂掩其他長余兄弟以先君之故其交於公也最久雖曠逾里邑而往來問遺歲時不絕余家倡義築堡及建坊營室時有須於公公欣然揮灑不以老辭公或有以命余卽力所不逮亦未嘗不自効也余比歲竊祿中外每遇鄉人必詢公起居公亦每每不忘教示尚冀東歸再獲晤公而公沒矣余深用嗟悼方啣薦芻引紼以少展其平生矧於銘石之托而敢以不文辭我公生於成化乙巳距其沒享年八十有二娶鄭氏贈孺人繼沈氏封孺人子二長講憲次講

賦國子生皆先卒孫四徽制徽敕徽彝俱邑庠
生士楨文華殿中書能世其家學曾孫十二某
某墓在十都沙魯祖隴之次銘曰

四十始仕八十考終翰墨宗匠近侍則榮兩世
通家百年論定吾言有徵維德維令

誥封一品夫人張太母潘氏壙誌

萬曆癸巳歲首柱國大學士太師張文忠公配
封一品夫人潘氏卒越明年甲午冬季將奉柩
窆于杜魯之原 世宗肅皇帝所爲 敕建地

也其嫡長曾孫國瑞旣伏 闕上書乞 上恩

賜祭葬有加逾常典乃復同叔汝紀詣杲請誌
墓中石杲惟先大母於文忠公爲女兄先父叔
叅議公祭酒公分爲舅甥齒則相若且居同學
仕同朝杲自垂髫寔侍後先獲聞文忠公事知
夫人始末最詳今夫人諸子俱蚤世諸孫之生
也晚旣屬杲志杲何敢辭文忠公初載以名世
遭逢 聖明贊定大禮弼亮中興及諸所建置
燦赫中外而一品夫人蔡氏襄內政冢嗣中書

公以賢孝聞歲己丑蔡夫人卒于京邸中書公時甫弱冠哀毀骨立幾滅性文忠公甚哀悼屢疏乞致政不許時先叅議公爲禮部郎是秋偕中書公護蔡夫人喪東歸文忠公語先叅議曰吾盡瘁國事義難顧私第壺內無主奈何子行矣盍爲我計之先叅議曰謹受命至東嘉徧求良家子鮮當意者聞栝之景寧有潘氏女年二十八矣性沉靜婉嫵有女德未字且其大父鶴山公諱琴者以進士守興化父梅憲公諱寔者以恩貢入太學右族也乃以禮納聘辛卯先叅議復同中書公迎就京師事聞 肅皇帝命中官齎賜粧具金帛襄嘉禮是爲潘夫人而中書公亦以服除娶程氏潘夫人旣歸文忠公執婦道昕夕辛勤尤鍾愛中書公不啻己出中書公外嚴事文忠公內孝養潘夫人如實出己未幾中書公竟以傷蔡夫人抱羸疾死程氏亦以悼夫嘔血繼亡潘夫人悲痛殆甚乃護其喪先歸再越歲文忠公亦以憂傷遘疾南還夫人佐湯

藥起臥扶侍蓋衣不解者三年矣文忠公嘉其
賢勞乃力疾具奏請封時 肅皇帝幸承天得
疏卽頒 誥寵封一品夫人嗣是文忠公病愈
篤竟不起是時次公尚寶年方十五季公中書
甫三歲遺囑以一切家事無大小悉稟命于潘
夫人潘夫人仔肩家務修闡政禦外侮井井有
條暇則與陳太安人王大孺人誦經禮佛中外
肅然又時時以承家報國之義訓其二子以故
次公丞尚寶著直節竟以忤權貴左遷季公就
官中書亦恂恂稱佳公子皆夫人力也次公尋
轉太僕與季公同宦京師夫人猶獨當戶庚申
太僕公忽以疾卒于官中書公亦以歸省至金
華先歿夫人相繼聞訃悲可知也更爲拮据後
事時季公亦無嗣惟次公有三子夫人召諸姍
族曰今季無嗣禮宜議當立者顧長子爲蔡夫
人出嫡冢承祧久虛未立先太師之志所謂著
代者云何是宜以長繼長以次奉父以三承叔
庶情理兩協時以喪事總總未暇定議先以伸

孫汝紀繼伯以季孫汝經繼叔至萬曆壬午汝紀將之官乃告夫人曰今以汝紀繼伯矣祖重仍兄祀於情禮盡未協夫人仍召族戚告文忠公家廟改題長孫汝綱繼伯承祖長孫光祿君復泣愬曰汝綱爲父也子奈何爲伯也子用是前議竟未決夫人每憂之甲申長孫光祿君以就選卒于京戊子陳太安人捐館國瑞猶以長曾孫服重辛卯仲孫以刑部郎奉差便道歸省夫人泣曰吾耄及而長子之祀未定異日者何以見先太師于地下乃集族衆并召杲杲請所欲言曰我因子先公歸于張門六十年苦難盡訴今但得立長子之祀世奉棗盛死卽瞑目矣仍請于郡大夫陳環溪公求爲定議亡何夫人以天年終長曾孫國瑞仍承父繼長王文忠公祀子子孫孫奉祀不絕以是知夫人之慮固已遠矣杲嘗謂立人之道惟大綱爲兢兢文忠公事 肅皇帝道合君臣倫明父子至今稱中興賢相益無兩焉而潘夫人相文忠公于立朝之

日以迨身後辛勤萬狀至于重嫡長定宗祀尤
生平所最注念德茂重闈慶流後裔豈虛也哉
夫人生于弘治甲子十二月初四日距卒年享
九十夫人無出蔡夫人生長公諱遜志任中書
舍人祀鄉賢娶程氏 封孺人陳太安人生次
公遜業任太僕寺丞 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
郎娶吳氏 封太宜人王大孺人生季公遜膚
任中書舍人娶薛氏 贈孺人王氏 封孺人
女四長適太學生王淵次適鴻臚寺序班聞得

仁次適鬱林州知州王一夔 封孺人俱蔡夫
人出次適鴻臚寺署丞朱邦采陳太安人出孫
男三長汝綱任光祿寺監事娶周氏次汝紀任
刑部郎中陞龍安知府娶李氏 封宜人次汝
經任光祿寺署丞娶葉氏孫女六長適儒士侯
任邦次適吳光幹次適儒士高師堯次適庠生
王近臣次適王啓臣次適太學生朱君顯曾孫
男八長國瑞郡庠生娶林氏次國禎郡庠生娶
王氏次國祐娶邵氏次國祉娶李氏次國禧娶

三頁五

娶趙氏次國琦娶鮑氏次國禛聘林氏次國禔
聘林氏曾孫女六長適郡庠生陳君籌次適儒
士金一誠次適庠生林世禎次適林邦仕次字
林邦綸次字王士顯玄孫男七長世卿次世美
次世相次世仁次 玄孫女三尚幼法宣真
載

宮保大司寇謚莊僖繼峯舒公誄辭

有序

余受知於臨川繼峯舒公海內無兩也公訃聞
余爲位以哭緘詞致奠其冢嗣治中君體震走

使數千里束書帛致公遺言予讀之悲咽且命
予誄其墓維公純德懿行表著士林直節忠猷
紀載 國史諸名公鉅卿誌狀敘述備矣予不
文老且眊又烏能贅一辭哉公隱衷卓識潛脩
玄思尚有誌狀所未盡述余托交於公三十餘
年知公之詳信公之篤誠莫如予誌狀論次者
不敢述謹以生平相與期許者敘之粵嘉靖乙
丑予同公被 召命都門邂逅傾蓋投知公入
省垣予補郎署時多建白皆予所目覩 穆皇

新御柄臣專恣公力持國是累疏抗衡衆莫不爲公凜凜而予獨快公公每以不得予共事爲歉柄臣以計中公緣憚公論出公藩叅公遂毅然引去萬曆癸酉尋起督儲吳中予亦以備兵至相見驩甚吳賦役繁重民困供輸公痼瘵在念旦夕爲憂以予久官吳習知吳事相與調停每有釐革不自居其功輒曰王君力也越三載公遷晉臬依依不能別乃各頽像以志不忘時江陵當軸素器重公因以及予欲引以自輔公

語予曰張公誠宰相才惜其心未純烏能用賢恐不能善其後吾輩豈宜濡足抵晉未幾復引去再起河南藩使公以資望深碩隨晉問卿時予已解吳節歸公自洛走使致書爲予喜而自惜未能脫去予報書曰吾齒長公十年公十年後歸未晚也居頃之陟刑侍今上銳意厝理特旨簡爲大司寇公感知遇益殫心報稱著條例爲令法紀肅清會忤貴戚又不合於時相累疏乞歸語詳誌狀中時予林居已十年公緘

書報予曰幸已得告不負夙期矣舟抵潑水當
取道過陽湖傾倒數月會北河水涸由陸歸遂
不果約予遣家僮候公于山中公留之彌月既
辭歸公徒步送之數里曰我不獲見若主於汝
行不能不戀戀也嗣是書札往來無虛歲丙申
予生八十公爲文走使致幣復手書詩軸爲予
壽今年冬爲公七旬誕辰予方撰文稱祝冀以
報公迨秋而公訃音至矣痛忍言哉痛忍言哉
公身雖勇退而中外善類日望公再起以弼亮
仔肩乃公堅志高臥輔相之業未竟厥施朝野
倚以爲重而公之自視則歛然也公嘗謂予曰
吾二齡而孤備嘗艱苦藉母夫人及伯氏督教
以有今日公篤學力行得于天性平生不妄言
笑稍長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恍然有悟遂精
思力踐總其學以主靜持敬爲根底以不媿暗
室爲實功與人論學惟以一二喫緊處相砥礪
不事聚徒自立門戶槩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
細大始終一以聖賢爲法程以予所睹記古先

名臣醇儒稱真知實踐者公誠無媿矣公卒後
賜謚及祭葬恤典昭備論者謂公不朽云冢
君卜以是歲仲秋襄公于禪和山之麓公自林
居常住龍岡山與禪和相直愛其勝遂卜葬焉
予以衰老不能躬視公窆爲歎遣監子往會葬
因爲之誄曰

天挺我公稟德粹白正氣貫虹壯心矢日鵲起
明廷聲猷赫奕子視黔黎家理邦國補袞諫垣
指陳石畫側目柄臣肆力搏擊落落朝端藩臬
敷歷亦有見知推轂國士公察彼衷未免有已
蚤戒濡足先幾知止跡謝磷淄望懸朝野匪抗
匪隨累歸累起司罔貳刑一節終始 帝稔知
公爰切毗倚司寇特簡佇隆宅揆爲忤權貴引
疾勇旋乞身未老衆望缺然素嗜名理鴻博精
妍主靜不欺見破拘攣聖功力踐秉道彌堅旣
返初服杜門著書桂蘭茁秀家政肅如美濟循
吏武繩純儒十年泉石已躋古稀誕辰企介箕
尾速騎屬纊先日正寢端居沐浴衣冠稽首北

面平生所學於斯可見 帝聞公逝撤樂減膳
錫謚營丘恤隆殊眷三立不朽士林依戀嗟予
與公誼如同氣寒暄起居歲時罔替方修嘏辭
忽報訃至蒿目剗腸寢食幾廢流水高山傷心
隔世禪和新阡鑑賞夙先龍蟠鳳翥庇蔭後賢
衣冠往卽慶貽萬年執紼靡遂臨風淚連靈光
百世我言永鐫

刻梧亭朱公墓志識後

公之子潤身與杲同舉壬戌進士潤身制策進
御卽得授南考功郎三年將赴銓司考績時梧
亭公沒且十餘年矣墓在天闕之麓潤身建祠
墓左冀旦夕可得贈典一新其扁碣乃遽有滇
南憲僉之 命時杲被 召過留都潤身訪杲
郵舍涕潛然下曰先君篤行未彰潤身幸叨一
第日冀霑一命求名公表墓中石今垂成而復
外徙將何從再霑恩以慰先君於泉下吾行且
休矣杲爲之慰解再四潤身勉行至楚果以疾
告杲從中沮力勉其行未幾爲忌者所中竟左

遷屢量移至職方郎與杲同舍會杲出守天雄
潤身又逡巡歸山中將爲終焉計杲屢書趣之
曰若忘郵舍中之語乎潤身乃勉起 今上御
極覃恩得贈梧亭公如其官始請蒲坂楊少師
志其墓又明年潤身手錄少師所爲文寄杲吳
中曰今日乃得畢吾志卽死無復憾君爲我求
名筆書以勒石杲亦竊爲潤身喜俄而計音至
矣杲持書旁皇涕泣曰嗟乎吾固謂書中語不
祥今果爲讖耶夫以潤身平生之所樹蓄何通
顯不可致顧偃蹇郎署十餘年不獲一展其平
生所差可慰潤身者惟斯文耳杲烏敢後潤身
之託於是礲石求文休承書而勒之用以慰潤
身於泉下云

明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約齋王公墓誌
銘

萬曆五年正月十六日予師約齋先生卒於家
予聞之爲位而哭乃厥子學裘等卜是年十二
月初八日葬邑之萬安鄉先期遣使二千里緘

所自爲狀詣予吳臺請銘公掩幽之石予手其
狀泫然而曰嗟小子烏能文顧纂述遺行弟子
之事又烏能辭不文乃拭淚按狀公姓王諱一
言字行恕號約齋王之先自江左舉族遷閩元
末兵亂又自閩縣遷玉融里遂世爲福清人父
諱某號怡菴母某氏公生而穎異少不好弄志
恢然大也怡菴翁謂兒貴徵種種他日殆興吾
門乎乃植三槐於庭因王姓且祝公遠器云稍
長治戴氏禮博洽強記文成適麗可誦燁然負
髦譽顧累試不售怡菴公已捐館舍而家務搶
攘公悉力酬應不暇給乃告其室人曰嗟男兒
胡可役役白首不成名乎汝當專吾家事吾母
吾負笈境外不第不歸矣遂入省會從諸名彥
游相與佔俾考訂凡八年於外學益邃名益高
歲甲午舉於鄉魁其經乙未聯第進士丁酉拜
行人奉使江藩却例金不受清譽騰翥庚子晉
地官員外郎司權稅憫民間白糧加徵之苦
奏釐其弊疏若曰江南民力竭矣輸白糧且不

堪命矧徵額外乎 上謂司計郎言是特詔蠲
之江南人至今飲公德云癸卯坐元旦失朝左
遷浙江布政司照磨甫蒞任會當省試適同年
雲川舒公汀按浙主監臨知公夙抱文學檄入
場供事曰伯樂可使不相馬乎乃公所取士卒
號得人云守官浹朞鄭端簡公爲選郎廉公量
移留部會柄國者嫉端簡疑與公有私謁徒端
簡補外而罷公官公聞之頓首曰始臣罪大譴
溥慄慄懼不勝茲蒙放還田里保餘生 上恩

厚矣乃怡然歸歸卽閉門讀書一意玄覽苟及
稗官野史陰陽術數之篇靡不精究其旨暇則
著田間冠與故知爲歡會而獨於請謁縣官輒
謝不往或縣官有大疑大政悉來咨公公又吐
誠籌論不爲讓當歲壬癸間島夷假商販入漳
泉行劫勢張甚公憂之歎曰福清省外戶也且
濱海而不城一旦寇至誰與捍者衆唯唯難於
慮始公排之力謀諸當道卒成城又募藥弩刀
劍爲戰守計屢挫劇賊時縣尹某狠而疎公覺

之攜家入省乃福清果不守公號曰百萬蒼赤
纍纍暴骨於郊圻間吾不忍視也乃乘賊間捐
金募壯士收瘞之又奏記於督撫曰城破人亡
矣官家奈何擁矢自衛不發一鏃乎督撫慙與
之兵公率家僮導而前奮擊之賊乃遁入島嶼
民得稍還故業福清不至爲墟公之伐也天性
孝友父怡菴臥疾三年公拮据求醫宵旦侍其
牀不解帶父歿痛其二弟少也悉力教誨俾皆
游於庠而盡歸父所遺不取妹則捐貲置爲裝
嫁之曰吾不忍女弟亡燠所也入仕未久顧介
潔自將恥挾官中一物僅僅圖書歸矣有山田
數區率僮僕力耕之歲食其入而無羨儲家人
屢告乏爲著空齋老人傳以見志而意度更豁
如也優游林下餘三十年乃一日無病卒卒之
夕猶端襟危坐諄諄訓諸子格言且戒無作佛
事以傷吾素從容就瞑嗚呼公可謂得正而斃
矣遡其生爲弘治癸亥五月念七日卒於萬曆
丁丑正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配施氏側室

劉氏朱氏陳氏赤氏子男十二人某某女五人
孫男七人某某孫女五人曾孫女一人嗚呼憶
昔癸卯予弱冠試鄉闈謬學古文詞詭於時好
主司棄不錄公閱備卷奇而收之廁門下士之
末公屢厚望予遺書策勵曩過訪吳中留數月
視公沃顏漆髮勤步健飯竟所至百歲人也臨
岐分手尚冀入閩一晤以報公恩乃未幾而倏
傳訃矣傷哉儀容遂杳知己未酬予何能忘于
懷也傷哉傷哉今諸子若孫林然好脩滿在庠
校三槐之植未有艾也嗟嗟公亦可以瞑矣予
爲銓次其行事系之以銘銘曰
丈夫登朝才猷臚臚一黜而還壯志未鼓歸視
其家島夷旁午乃贊城工衛我鄉土除難安黔
厥功斯溥半世林泉清節愈苦稀年考終槐芳
正吐諸子璘珣曾玄亦珎報者在茲享此全祐
埋土高原封之若金

王介園存稿卷之十七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雜著

王氏世錄紀語

杲分憲吳中伯兄以先世行錄寄示屬梓之杲
自念家食時侍先大夫肫肫以忠孝仁厚爲
訓竊祿以來祇服遺言夙夜期無忝未能也頃
讀家錄而吾父祖身教又儼然面命益兢惕于
衷焉昔漢萬石君子孫多貴顯乃其家以孝謹

聞唐顏氏後賢維衛社稷率本於家訓我先世
所培植以遺我後人者是惡可以不念哉是惡
可以不念哉梓成歸之家塾書此自勗兼以勗
子姓云

王婺傳

王婺者三都朱某妻也無嗣抱養血淤雛曰朱
守明旣長相與拮据起家置有資產朱某卒其
弟紇利其產與子守成謀以異姓逐守明而并
之訟于縣尹林公廷瓛因納賄于糧里鄰佑通
同保結以共擠守明時本都耆老周守謚知朱
氏起家之因母子情愛之篤獨爲力爭縣尹泥
于糧里親支之說反以周爲妄周遂辭去守成
夜以衣布餽周内室以要周周曰吾方爲守明
白其事而未得可私受守成餽乎卽揮却之周
度守成善賄囑已獨力不能爭乃疏其情令婺
懇於府城隍且背負其疏沿街叩首行呼稱冤
如是者五日婺忽疲倦仆地恍見神降于前紗
帽緋袍訊其事取背負疏讀之且讀且點首曰

好者老竈神能直奏汝可卽旨之婺與守明奔告周周遂爲疏俾焚于竈越三日晨興天忽晦冥怒雷磕磕縣堂昏黑不可辨尹驚起籲天自訟頃之衆驚見火光飛騰于縣西南時諸奸黨方會飲于大州橋王家樓上謀同具結覆縣有書生王汀者讀書樓上忽腹痛起如廁俄而火光遍燭樓中雷轟然大震紇與守成等悉斃于座褫其衣巾而碎之挂簷牙間投屍于地其黨王九慎亦中雷斧立陷其頸瀕死而瘦觀者驚駭傾于九市市人奔訴于縣林尹媿服皇懼速請周耆老詣縣爲之奉酒挂彩以鼓樂送歸于是婺乃得理母子得終相依焉是年爲弘治丙辰周年五十有五方抱孫諸賀客因感雷事名其孫曰感後登嘉靖乙酉科秋榜人咸謂周公陰騭之報云

陽湖野史曰余嘗謂衣冠之家不幸而無子則循昭穆而立其兄弟之子此不易之定理所謂兄弟之子猶子也至若齊民中年無嗣

稍有資產其兄弟子姪輒利其有日冀其不
復生育甚至兄弟妯娌遂成仇讐故寧抱遠
支異姓以自育情無殊於親生及身沒彼此
構訟必至空其產而後已而問官每每泥於
親支昭穆之說右子姪而逐異姓夫人之所
以相與者惟情耳情與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情旣乖離則親疎又何問焉況所爭原爲貲
產初非爲宗祀也故余宦游所至凡遇爭承
繼者若其資產原係祖父所遺而其子姪又
貧乏則量以分給若由其自創而子姪情又
乖離已甚則悉付之撫養繼祀而罪其告爭
者余見吳中每有以女贅壻名曰布代其子
姪悉置弗爭此雖不可爲訓然亦以情推之
也故律原有血淤抱養及心愛之條今觀朱
守明之事益可以徵人情天理而世人之子
姪欲謀奪伯叔之資產者亦可以知警矣

敘述南樂魏氏世誼始末

隆慶庚午余自樞省出守天雄時值督學使者

校文見南樂魏生卷甚奇之時余初至郡生又
迫秋試未暇與譚也明年余開元城書院築齋
舍羣十二庠諸生讀書其中召魏生來謁余見
其儀狀端秀意必爲世家子詢知其尊公曾爲
郡倅後余至南樂因造焉所居一廛僅蔽風雨
翁年近七旬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雍容凝重
宜有厚享者出而叩縣令令言翁兩倅郡其在
青州也駐劄顏鎮鎮爲繁區數年所積罰錢數
千金翁毫不染指晚得三子俱穎異翁笑曰諺
謂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我其歸乎悉以餒
金申貯府庫僅策一蹇驢驅小車而西及抵里
其居舍已爲同居兄嚮之鄰人矣翁悉置不問
乃假館於其內兄余聞而甚驚異曰翁誠古人
哉因爲購宅於郡城邀翁橋梓居焉翁力辭弗
就告余曰某薄田在邑中歲時督耕以供養殮
勢不能復至郡當令仲季二兒居侍門下耳時
伯子篤孝養頃刻不離翁左右余謂曰君才質
非凡品奈何不赴書院修本業伯子曰某兄弟

三人兩人旣侍師席某當留以養老親且南樂百餘年未嘗發科第今兩弟質幸可進藉師督教異日得徼一科名幸矣某何敢復過望余曰君遠到器也宜自愛卽弗赴書院余所課諸生題願留心弗置明年督學使者傅仁泉公知余屬意課士特詣天雄謂余曰公加意人才諸生中得無有穎出者乎余曰魏多美質惜鮮裁成今各庠諸生萃書院中者多科第士若南樂之魏長垣之李他日不獨掇元魁皆名世才也傳試而奇之已而余遷吳中治兵使者癸酉李生果中鄉試第二人而翁季子允孚與諸生同登者十六人丙子仲子允中中順天解元伯子亦在高列諸生同登又增前數亟馳書慰余曰某兄弟藉老師陶鑄今俱得列科名誠百年來所稀有卽擬渡江東來謁謝緣上南宮期迫明春卽不第當樞衣謁函丈已而伯子季子俱聯捷而仲子竟未第時江陵方柄國奇其才欲延與諸郎同業仲子以多病親老固辭歸復報余書

曰某本欲卽上謁頃以疾力辭政府招今若復
遠出恐貽老師累乃江陵竟以伯子授荊州郡
理實欲招致之也余貽書白仲子謂長君旣爲
松柏慎無輕濡足也庚辰仲子舉進士第三人
及廷試當柄者故抑之置三甲第一傳臚授
太常博士江陵柄鈞旣久一切多專恣時余避
江陵知謝歸里仲子每書勸余毋輕出江陵閣
中票擬多任意仲子與一二知己每私譏評語

聞江陵幾墮危塹中丞張峒峽公嘗爲北郡監
司夙知仲子行部至溫語余曰公所屬意高第
頗以意氣自好因備道前事宜亟移書戒之余
卽裁書附張公勸其善自韜晦毋以口舌取禍
太常固美秩他日嚮用未涯也仲子報余曰老
師昔謂向陽花木何如歲寒松柏固業已命之
矣門生素志豈在得美官哉居頃之江陵敗仲
子轉銓部郎季子久在刑曹典文晉中未幾相
繼淪喪獨伯子以親老乞養歸翁強之出曰我

年雖耄幸猶能強飯兩弟旣已奄棄爾烏可不
出以報 朝廷酬知己乎伯子又勉起遷京兆
納言顧賦性素強毅遇事不能忍默每每抗疏
言時事 今上嘉其忠晉擢爲都御史巡撫晉
陽伯子之撫晉陽也至卽儲軍實祛積弊小者
斧斷大者疏列無不當 上意旨至於裨身儉
約爲僚屬先歲省軍需數萬緡銓司以伯子久
勞於外數議內擢伯子亦以親老乞養 上皆
弗允蓋倚爲西鄙長城云三年秩滿奏績得封
翁如其官時翁年九十矣翁平生以端謹自持
與人無忤其蒞官也所至以仁廉稱乃竟泥資
格不得位通顯而天所以酬翁者三子聯登諸
孫繼美而又享上壽膺榮封其眎取快於一時
之榮溘然如朝露者其得失輕重何如哉翁又
嘗與余言初貢入成均時受知於大司成永嘉
王鶴山公蓋余之仲父也而翁之訃卽又與余
有一日之雅似若有宿緣者翁壽九十余以衣
幣爲翁賀今年余八袞伯子走千里使贈余壽

章余眊不能文勉賦一歌以壽翁復敘述往事
命兒書一冊以酬伯子庶幾垂之世講不替云

常熟譚曉祠議

譚曉者邑之東里人也家世業農與兄照以力
田儉嗇起家曉善心計取利靡不至遂以貲雄
邑中照持門戶曉總家計兄弟于于如也每飯
必同几曉不至則照不食曉有女無子意屬其
兄之子培培爲人奢傲習見其家殷盛鄙父叔
所爲好外交浪費頗不當照曉心而御其僕從
甚嚴僕從輩咸弗堪也曉妻錢氏溺愛其壻徐
氏者徐爲人狡險幸翁無子曰睨其藏覬焉一
日曉病亟徐詣前請曰脫不諱誰當嗣者曉叱
曰我兄固在爾異姓安得預照至曉寢所問疾
曉悉以家藉總鑰委之錢氏從傍泣曰一生辛
勤今盡以歸伯氏我母子將誰托矣照聞泣下
悉以還曉曉竟死錢竊其鑰與壻徐日徙其藏
照傷弟死不忍問也培不能平兩相媾疾徐與
錢氏及家人輩某某者竟以奸謀戕培蔓而及

者幾人遂構大獄是時適寇亂謀城邑徐乃謀
獻其貲五萬爲城費官司因歸功於曉祠之歲
給其妻錢氏若干緡徐亦藉以免死其獄至今
坐無辜者二人夫曉以勤嗇樹貲及身死舉爲
城費於一邑有保障功祠之宜矣然照與曉未
分異曉旣死無子矧又立培其貲產固皆照有
也照傷弟情切壻竊其財而置不爭戕其子而
寃不雪家坐是蕩析抱鬱忿終其身口未嘗言
城爲已功誠可稱長厚哉雖闇於大義其心良
可悲矣今祀典追及於曉而優異畧不加於照
錢徐者固罪魁遺孽也得免於誅幸矣而又歲
給之衣冠甚哉功罪之弗當也余故著其始末
俾邑之祠曉者他日宜并以及照而錢與徐悉
視奪追論庶無遺議云

譚曉死照之子培旣服哀承重壻生員徐自成不利於立長乃謀於錢氏另立族之幼少者懼培不能容遂謀殺培厚賄操官周仁卿以捕鹽盜爲名瞰培往莊夜率家奴平安等鼓衆入莊捕鹽盜培驚起忙乘小舟遂於舟中搃殺之詰旦衆已喧傳其事培妻周氏赴訴於縣時署縣爲山陰鈕石溪以都掌科謫常熟丞徐以五千金行賄竟坐罪於家奴沈

木金郎謂舟覆溺死又懼衆口莫掩時值倭寇方起縣謀築城費無所出錢氏願輸二萬金爲城費冀免堦罪又爲曉立祠褒之以掩其事巡按觀所周公與鈕同鄉且係先輩不欲爲異同遂草草成獄竟以沈木金郎抵死代周者河南尚仰山公按吳知其冤彼又多方彌縫僅以徐自成謫戍嶺南後周又以御史提督學校徐具訴又得復學肄業余嘉靖甲子調任常熟因審監細閱招卷及訪輿論甚爲不平適河南溫函野公按縣審錄因備以告溫亟欲發其事而觀所周公方爲吳撫臺又復中止余以二囚無辜代死而徐竟以譚氏資賄免緣止官多所掣肘難以聲其事因誤祠議付照家公俟周公離吳後刻之後巡江黃公觀祠議盡發其冤竟以徐抵罪簪殺之沈木金郎始得脫獄

赤城集跋

泉少聞台之石梁王先生云吾台文人前有方遜志後有夏赤城蓋心竊向往之乃方集已行於世顧安得所謂赤城集者而讀焉茲承乏常熟則侍御俞公襄夏集定本若干卷命刻之縣齋而大司寇趙公寔校序之於是讀其集思其人幾古之作者矣而益徵石梁先生之言不我誣溫與台相唇齒泉之先自台而徙溫是赤城者又泉之鄉先正也是舉也表賢右文二公有焉後或有覩斯集而知吾鄉之有人且謂刻者

之不爲無助是固臬之樂於爲役而幸於附名者也工訖爰綴斯語

書陽湖三記後

蓋嘉靖壬寅歲予方爲諸生愛陽湖山水之勝旋購得之稍稍芟榛蕪樹花竹建亭榭浚陂塘而勝漸增後出仕中外垂十五年每憶故山景物形之夢寐輒丐弇山王公鹿門茅公並爲予記之大都畧備而丁丑歲予獲謝吳兵政以歸湖山如昨而手植已拱矣是時已絕意世路念河清之難期撫榆景之可惜迺益大治之陋者芟斥闕者旋補積者第復故者聿新或位置弗當則徙作它所或品題未雅則易以別名比之疇昔爲勝大倍復請於弇山公得後記而始詳矣顧眎前一記中多不合然不合者人工點綴而湖山大槩未嘗少異矧二公文章大家片言足使園林增勝予故併存之大司馬嵒嶽公行部海上過而樂之爲雜咏十首嗣索和於弇山公公以不廉戲我要乳柑三百顆爲報後海內

同聲題咏者漸多積以成秩予盡梓之以紀茲
墅一時之遇云

玉介園記畧

先大夫厓翁自鄉徙居郡城之墨池坊南環清
渠東包華蓋山山之麓有太玉洞天廼晉容成
子脩真所予購隙地爲園介在太玉之西因名
玉介園廣十畝許故多植橘嘉靖己未予卽園
剪闢榛莽改葺垣除築軒面華蓋峰署曰挹華
軒後逼委巷市舍囂雜復漸購益園之左隅友

人東泉程君雅嗜花卉尤善種菊予因以園屬
之於垣之四周徧植松竹槐柳預除營布明年
辛酉予偕計北去入仕途丁卯以使事過家復
理舊業稍稍就緒隨復北去嗣守魏博備兵三
吳先後凡八載丁丑幸謝政歸覩前所植松竹
花卉蓊然成陰矣滋培則藉程君力也乃亟命
工肆力營葺起自敞廬之門前夾叢槐引道東
向於垣西闢門以入甃石爲曲徑長數十丈旁
結花籬蒼翠交加日中常如暝蔽名團雲徑徑

側列海巖又設石列坐覆以蒲團由徑折而東過半編竹爲小門入橋圍署曰最景園取蘇長公橙黃橘綠句也門內結雙檜爲亭通小徑兩旁引雜卉爲籬夾以栝松林林如蓋振步而上爲爽然臺臺後有方池山泉澄湛畜金鯉魚數百尾登臺以望則海上遠山四出而附郭海壇諸山擁翠屏列於園之後橘柚松桂秀色相接憑闌周視爽然如御風矣出最景園而東爲小門墻四週之中多植斤竹數百竿雜以嘉樹芳蔭交覆而編竹闌其四旁森洵幽雅炎暑不到亭其中曰蒼雪鳴亭後復闢小門入叢蘭館館中置幽蘭數十盤脩茂殊甚而衆卉間焉館後有靜室檻臨小池畜花色魚百餘尾室四壁多置古今名家書畫器玩由館折而西有庭北當海壇山左右松竹交蔭署曰華麓山房庭前結山茶爲屏屏後橫列石隄植各色牡丹數十本稍西旋入小門多編寶珠茶夾徑爲籬中植古檜蟠結三星庭面之挹華軒則直其中也茲軒

東向去華蓋峯二百步許而舉目可挹嵐光靄
翠常侵几席間蓋園中之最勝也軒側有兩古
槐夾立夏時垂蔭蔽壇軒後爲石隄廣數丈置
太湖應德錦川諸奇石覆以栝松又植奇花若
玉蘭海棠射豹川娟紫微石榴山茶丁香諸種
百餘樹四時花不歇由軒右側徑爲門東望華
峯雲陰飄襲署曰翠雲屏入翠雲屏折而南爲
堂堂前歲種菊數百本森秀盈除花時雲錦爛
然集賓朋宴賞署曰餐英館北爲樓樓東面橋
園松徑紆青遠山浮翠引眺華山紺宇峩峩松
靄間至是盡收園中之勝而初陽從海東升光
爛翠叢中朝景尤麗因署曰青旭樓下爲室中
置古書圖畫爲偃息所樓側有池爲晉王右軍
墨池蓋守郡時嘗臨池作書故址猶存志所稱
墨池坊以此也今重闢而軒其上環以朱欄題
爲右軍洗硯處池軒之後有曲房十餘楹爲庖
溷及賓從信宿所左側有小門仍入團雲徑達
蒼雪隄隄東重門而出有徑百餘步夾植桂柏

循此登華蓋山曰通華徑折而南有門翼然榜曰太玉洞天由門陟嶺有泉出石罅間亭其上曰蒙泉亭頽折而東數十步又折而北有泉涓涓出石龍口甚甘冽足供一方之汲雖旱不竭志稱一清泉郡倅馬公亭其前曰清泉亭其下爲東甌王廟宏偉壯麗與帝居埒又爲王謝祠以右軍康樂二賢治郡流聲合祀焉頽又折而南百武望東躡級而上爲資福寺宋林靈素脩真故址也華蓋爲郡主山屹立屏展寺門正據其勝俯視城中官廨民居萬井鱗次街渠絃布左帶長江右環諸溪四山列繞數十重登眺闕令人應接不暇真一方偉觀也榜曰江山勝覽寺久廢予旣葺東園藉茲山爲勝因命僧重構頽增壯麗左畔有隙地爲灌莽所翳余芟夷之得平址畝許面南築小堂由迴廊而入周以矮垣正直巽山塔盡收郡城遠近東南諸景榜曰華陽淨宇寺之右故逼頽予移頽稍北十餘丈闢其址爲樓五楹俯臨江流如在足下江心寺

中浮海面雙塔刺天雲帆來往四顧若圖畫其
勝不減吳山西湖而松竹交翠擁匝奧區不見
闕闕榜曰凌翠樓寺後有僧舍舊址稍夷之結
上方菴九楹可爲禪定所出樓達沙門折而北
有徑繞樓外垣之下古木叢覆其蔭茂甚徑穿
蔭而上凡數折陟華蓋山顛爲亭曰冠華郭外
之江山川原望中可盡盤旋而下指視玉介園
綠陰環接林麓則若跬步間矣昔謝安石居有
東山所至築丘象之予居鄰華蓋山志稱東山
山人自家食至入仕寤寐於茲園之培植布置
率預於數十年之前乃今亭臺池館次第幸成
而華蓋上下諸景亦爛然易觀其徼惠于茲山
者豈一旦夕一手足力哉園密邇居室望華蓋
山如家山朝昏風雨予嘗憩其中借昆弟朋友
讌笑卒歲是娛晚景而樂天倫咸屬於茲園也
非得命世作者告于草堂之靈何以托於不朽
謹述梗畧以請云

地理緒訓摘要

予既博覽地理諸家書然要其正法門不過葬
經金函等經雪心捉脈等賦卽今所傳地理四
書五經備矣亦猶吾儒所業之經書也他如管
公明之指蒙撥砂王希逸之心經語錄亦誠有
玄妙處所當芻搜者也至若天星理氣之說以
爲出自九天玄女托言僊傳不免涉於玄遠能
兼用之固無不可然予每證之發跡舊墳類多
不合誠亦不必深泥也予又嘗謂此術固在博
覽然亦自有妙解處大要全在心思眼力雪心
賦所謂看格猶勝看書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此
語甚切當後之人倘性原不好此術而又無暇
芻及然又恐懵然無知爲庸術所惑不免妄扞
以致傾覆漫以要緊數語著于後後人當留心
焉

夫求風水固在眼力心思財力然得之亦自有
緣要在積德累仁以爲之本指蒙有云王家積
善尋龍穴顯不善之家得龍穴差雪心賦云欲
求滕公之佳城必積叔敖之陰德語云陰地好

不如心地好斯後人所當深味者予所得諸地
初不假江湖術家之力每與景暘姪縱觀因而
量之中間用力之難易費財之多寡固有不同
然皆各有緣合吾家自祖父以來貴顯百餘年
未嘗以勢凌人未嘗損人利己溪橋翁爲地方
廣行方便至今鄉里社而祀之叅議公當張文
忠公爲相保護善類摺紳推重載在志傳中可
考也予雖不能望先公然所至多爲地方盡心
務從仁厚或天亦緣此以福吾家子孫務宜永

念爾祖聿脩厥德庶爲他日用地之基本也
一佛寺神壇雖有好風水決不可聽術家言便
欲置謀蓋奪人之有本爲不義譬如人家有好
風水意欲得之必須重價使其心肯意從若欲
強佔彼必告官或呪咀神佛雖無言其報應尤
甚也予少年時嘉靖年間有例告佃寺院鄉官
多紛紛拆佔獨我先公分毫不取江西豐城有
李約齋公諱逢極精風水時以都掌科謫官瑞
安與先公極知厚數語先公曰白塔寺乃一枝

正龍其地極勝公可乘例告佃此子孫永久計也先公曰我爲諸生時讀書此寺因而起家卽風水甚勝予不忍奪也後有力者亦欲毀此寺先公力爲保庇得免于兄弟嗣又漸資其修葺至今猶得全美者皆先公力也諸家佔奪寺院者皆不見昌吉亦可爲永鑒

溫州郡龍融結大槩

郡城爲晉郭景純所扞當時名爲九斗城延山脊爲斗間白路今登城望四角俱有山而華蓋在東畔下手實爲一郡之主而巽山仁王覆釜俱在城外爲斗柄引三溪之水由小南門進城滙於鴈池過府治繞城西河纏轉倉橋界任來龍正脈其河仍向北過天寧寺前海壇山邊開一水門引江流與河水會合今皆於塞不復流通若登譙樓一望九斗環繞四面秀麗又得隔江永寧爲後托但右邊西山峯頂雖秀而山脚反跳向上賴有松臺山遮障不甚見其反背東畔長江之外挂綵諸峯高聳如插戟護垣而瞿嶼一山自

挂綵穿江而來作郡城水口惜其山低小而面
又向南雖有茅竹山南屏山障住江流水口但
相去頗遠殊欠得力所可取者惟此龍盤轉向
西落頭是一大逆局而內河外江又纏其後故
水口雖無重山疊障而亦可以發福但龍氣本
弱而艮峯不起下手又多空缺處故城中無甚
大家巨族卽有科第皆係各鄉僑居者而郡城
中絕鮮萬曆甲申歲余於艮方築一塔以接隔
江羅浮山亦是西溪南溪兩大江界送從永寧
山頂一望兩邊俱開大障左翼至千石江右翼
至焦頭用江心兩塔爲羅星其中融結亦非小
可也

龍母紀事

志載龍母本蒼山周姓一處子年未笄往溪頭
汲水見一卵色甚奇置口中誤吞而下遂懷孕
其母疑其有私幽之別室中數月後產白龍衝
屋而出女驚死雲霧護其居里中震驚屢日大
雨雹而去里人因肖其像其所居後有堦洞奇

絕遂置像洞中後遇旱禱之輒應余所歷覩則
嘉靖甲午歲夏秋數月不雨民心惶惶邑侯應
城石厓周公琬徒步拜禱未應用父老言遣邑
丞詣蒼山迎龍母甫出山雲霧夾護以行至江
口白龍見江心寺後初設壇於開元寺其供奉
係周子姓云龍母不入城乃設廠於山川壇官
屬朝夕往祈拜時亢旱旣久禾且就稿雨僅霏
微下侯患之或言龍母前有黑旗開之雨卽至
侯以詰供奉供奉曰開旗固可得雨恐風驟起
不可當所損匪細侯不聽曰如果得雨以救枯
苗雖風狂何害強開旗風果捲地而起屋瓦如
飄葉府衛堂學宮開元寺及大樹俱拔倒雨傾
盆下未移時河水溢入城獨山川壇龍母所駐
廠房不動座前燭亦不滅由是人爭異之周侯
紀其事於邑志中嗣後遇旱一禱輒應里中周
姓爭傳謂龍母每出及還山輒損一女口必欲
另塑一小像以厭之由是真僞混淆非供奉不
能辨識且崖洞深杳藤蔓障翳頗難入往迎官

但得一像卽出亦不復詳辨故靈稍不逮前云
嘉靖甲子余令常熟亦有龍母祠考其志事
與永嘉絕類乃國初有宦吾鄉者見其靈異
潛取以歸奉之虞山致道觀中因旱衆請禱
於龍母白龍見城西尚河中雨遂沛自是亦
屢禱屢應成化間有鄉人瞿某官工部郎奏
請建祠祀之 詔許可瞿率有司建龍母祠
於虞山之北據山之半制甚宏偉傍建齋宮
守之每春秋丁祭後一日縣官率衆先期詣
齋宿致祭禮甚虔余今虞時曾數詣焉後會
鄉先生張禹山公言當時請建龍母祠乃瞿
昆湖公之祖公實龍母降祥張與昆湖公同
癸卯鄉薦甲辰同入會場出語張曰我自爲
諸生每遇試輒夢白龍入室必得意昨夢白
龍入我腹中場中七篇若有神助如後場俱
若此必奪魁無疑矣後屢夜果夢如前遂以
會元及第張下第歸授徒於虞山龍母祠傍
間過祠讀其碑文備知建祠始末祠前有一

坊扁曰會景傍註成化甲辰年建因思昆湖
公名景淳中甲辰會元蓋預兆於此矣余嘗
叩昆湖公與張言無異公狀甚短小聲微細
無鬚類一老嫗狀所謂龍母降祥或然也因
併紀之

永昌堡城門上梁文

伏以揆方設險國家重保障之功思患預防草
野負干城之責顧疆理雖屬於人謀而形勝實
由於天造江山有待遠邇交歡暘谷主人未際
風雲素懷經濟憤倭奴之倡亂整義旅誓欲廓
清憫鄉族之流移建垣堡且屆安集豈惟保聚
我宗祊實欲招徠乎庶姓墉陴凡幾里據商深
更藉人和水陸總八門通舟車共誇民便卜焉
允吉名曰永昌環海爲池適攬朝宗之會倚山
作鎮預占降嶽之祥敢云人傑地靈惟願民康
物阜層樓插漢雲間鷹隼驚飛粉堞橫江水底
魚龍爭避仗父兄之協力聿觀百雉告成幸黎
庶之同心快覩三冬底績永奠金湯之固坐銷

郊壘之憂暫息斧斤聽余祝頌

拋梁東旭日初升瑞靄紅直向扶桑標漢界
島夷繫頸息狼烽

拋梁西喬木千章紫翠齊解道山靈新毓秀
舊家門閥倍生輝

拋梁南天馬峯高與漢叅最喜薰風能解慍
滿城士女樂耕蚕

拋梁北睥睨臨江更生色雞犬無聲境晏然
何用嚴扃防暴客

拋梁上樓堞高懸凡幾丈咫尺丹霄手可攀
挽取銀河洗腥瘴

拋梁下城中有地容車馬但願民居日衍蕃
一區豈論千金價

伏以上梁之後山河益壯瀚海無波擅東越之
奇觀作甌邦之巨鎮時和序協雨露潤四面之
窓櫺國泰民安星斗麗五更之鼓角銷兵爲耒
耜何須寓兵於農倚檻課耕耘永願止戈爲武
百祥萃止萬姓攸寧

玉輝堂上梁文

結廬在人境適當山水之奧區居第傳子孫幸
傍名賢之勝蹟園林增勝閭里交歡暘谷主人
早謝簪纓金馬門久無夢到棲遲泉石烟霞主
自有天緣景隨處以維新園日涉以成趣居連
華麓承先大人堂構宏規勝擅墨池踵右將軍
風流餘韻密邇洞天福地真爲城市山林池館
亭臺自喜足娛晚景蒸嘗燕喜尚歎貽謀後人
爰卜吉于巽隅用作宮于離首樹德慚王祐敢
云門植三槐榮壽擬靈椿漫謂庭芳五桂日吉
時良集羣工共成燕喜墻高宮廣拋六偉聊戲
兒童

拋梁東華蓋峯高閃碧空紅日曉叅雲樹底
輝輝青旭映簾櫳

拋梁西一帶雲山擁翠微天作松臺相對峙
萬家烟火影離離

拋梁南九斗奇山半立叅寶塔凌空當巽吉
文星朝暮落前簷

拋梁北玄武兩江水交塞海壇蒼翠列橫屏
江上羅浮有佳色

拋梁上仰觀河漢光相向空中樓閣倚雲開
五更長聽天雞唱

拋梁下避喧東郭無車馬墨池秀水接龍頭
四時花卉尤瀟灑

伏願上梁之後不震不騰松竹脩然苞茂爰居
爰處山水增其高深從今後且行樂三十餘年
俟他時作香火萬千曆歲鴻圖先澤燕翼後嗣

惇敘堂上梁文

伏以承家啓祚緒業紹於箕裘燕子貽孫規猷
拓於堂構詎曰世貲攸藉亦惟先德是繩幸借
勝于林泉式增榮夫里閭暘谷主人夙綜家學
世忝科名伯仲趾美於後先奕葉揚聲於中外
三吳節制蚤賦歸來百里絃歌還看接武維華
蓋甲斗山之秀而墨池應文曲之墟先大夫卜
築于斯我嗣續令居有托出門跬步因負郭而
爲園種橘千頭兼斲苓以益壽棠棣之室孔邇

桑梓之鄰可依頃際革舊之期爰創更新之舉
相觀布置悉倣前脩率作經營課之後輩方市
材以庀衆遂卜吉而奏功甲第雲連指顧中聳
飛鳥革華堂日麗蟠結處松茂竹苞偕羣從以
居趨於詩趨於禮一庭何殊同氣懷二人明發
見于羨見于墻百年不負守成未敢擬于公之
門駟馬可容妄意謂王氏之廬三槐栽植惟其
塗墍茨丹艘於茲避燥濕暑寒座友羣松何煩
珠履家收萬卷奚羨籛金從城市以得山林處

江湖不忘廊廟堂開書錦滿牀簪笏爭輝社結
耆英四壁琴書改色彼清泉爲勺太玉爲鄰本
擅寰區勝槩而挹筆以嘯迎旭以登足供食息
燕游丘樊若獻其幽奇宅里獨占夫爽塏漫侈
負輪樹一方之觀快聞祝頌合四境之懽拭覩
升梁爭先喝綵試贊羣工之力爲申六偉之謠
梁之東龍葱太玉隱仙宮松桂滿庭槐蔭合
緣知培植自先公
梁之南三溪水滙盡成潭引得祥源滋慶澤

謾誇壽富與多男

梁之西秀擁陽湖竹樹齊夜半浮蓮來太乙
長生有訣手親題

梁之北孤嶼中流開海國金錢布地起珠輪
頓使江山增氣色

梁之上九天瑞靄光搖養星文正應海壇沙
莫訝童謡歌出相

梁之下里巷謳歌樂王化欲令寒士足歡顏
安得身爲萬間厦

伏願上梁之後家綏天祉人顯地靈怡杖履于
常春被章逢於奕世富貴福澤將以厚吾生長
幼尊卑誰與爲不善無習膏粱統綺益崇禮樂
詩書孝于親忠于君稱達人於明德之後前以
光後以裕彰餘慶于積善之家寶桂王槐英才
輩出荀龍薛鳳竒瑞攸徵仁賢媿古循良沕穆
還小鄒魯坐占耄期之至嬉游熙皞之長民物
同康鄉邦永泰

鎮寧樓上梁文

代作

伏以百雉應天星紫邏空中浮日觀六鰲盤地
軸金沙界上涌靈臺揆方當玄武之墟諏日際
朱明之候粵自右軍典郡擬卜吉於青烏郭璞
定阡已徵祥于白鹿雄蟠九斗秀挹兩江顧形
勢雖本于天成而管領尚慳于人力某某世傳
緇素蚤掇科名侍從金馬門曾領晉公使節綰
符山水郡漫尋內史高踪適四境之又安喜百
廢之具舉海波雖靖猶繕圍於崇墉風氣攸鍾
復經營乎宏構爰有棲真者碩屬意形家旣度
地而庀材遂鳩工而指廩慮始協衷于司牧樂
成交鬯於民心固氣運之聿興亦江山之有待
舉杯邀皓魄爭誇近水樓臺揮塵淨妖氛逾固
北門鎖鑰天際建霞標於挂綵江心屹砥柱於
中川綉塔珠林浮動丹青之表風帆沙鳥叅翔
几席之前雨捲珠簾見山色恍在滕王閣上風
吹玉笛聽梅花却疑黃鶴樓中若乃組練飛揚
輜軒萃止津亭出祖樓櫓觀兵甲擁水犀陣列
鏡中魚鳥纜牽彩鷁歌傳江上驪駒孰非鉅麗

之觀寔皆斯樓之助績垂宏遠榜曰鎮寧胥慶
羣黎聊陳六偉

拋梁東氛祲全銷海日紅萬里扶桑通禹貢
千家絃管醉春風

拋梁西城闕秋聲靜鼓鼙已看安流無跋浪
不煩牛渚照靈犀

拋梁南雲間文筆曉相參鳳起蛟騰同奮迅
紫駟騾駟鬪驂驪

拋梁北隔江山色搖空碧仰睇銀河咫尺間
九斗星辰朝紫極

拋梁上民樂太平元有象中天亭午日重輪
八表風清廓氛瘴

拋梁下江上人家如罨畫已看斥鹵變桑田
會見黃金土同價

伏願上梁之後氣象維新人文增舊登金步玉
佇看里號鳴珂銷甲戩戈會見關名靖海永奠
上游之雄鎮鬱爲南戒之偉觀夜月胡牀仙吏
做武昌之故事春光洛社耆英踵司馬之遺風

五夜星河天籟拂簷鳴寶鐸八窓風露潮音隔
浦合漁歌五邑亨嘉千秋寧謐

晉內史郭景純先生祭文

猗歟先生僊跡非常天文地理洞晰毫芒斗城
肇建白鹿呈祥預知千載人物繁昌東隅獨缺
爰在良方意蓋有待識豈未詳杲形家夙嗜久
仰休光築宮補缺冀効微長勒碑塑像天市傳
芳卜辰奉置敬奠椒觴惟靈昭赫永奠此邦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七

